民政策九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民政策九
作者：蘇轍　北宋

本作品收錄於《潁濱文鈔/17》

天下有二病：好戰則財竭而民貧，畏戰則多辱而無威。欲民之無貧，則無疾夫無威；欲君之無辱，則無望乎財之不竭。此二患者，天下未嘗兼有也。古之人君，各從其所安而處其偏，是以不獲全享其利，而亦未嘗有兼受其病者。昔者，匈奴之於漢，可以見矣。文、景之世，天下治安，民至老死不知征役之勞，府庫盈溢，其賦於民者，三十而取一，可謂盛矣。然而匈奴傲慢侵侮，至其不遜，輸金繒，納錦繡，天子之至辱也，而文、景不以為意，以求全其民。至於武帝，不忍數世之忿，盡天下之銳而攻之，辟地千里，斬馘百萬，匈奴之民，死者大半。洗除先帝之宿恥，而誇大中國之氣，得志滿意，無以加矣。而內自疲敝，中民之家大抵皆破，無復十金之戶。此二者皆有所說其成功，是以有所忍而不顧。而智者之論，已謂非中國之長算矣。

今者中國之弊，在於畏戰，畏戰固多辱矣，而民又不免於貧，無所就其利，而遍被其害，重賦厚斂，以為二邊之賂，國辱而民困。蓋今世之病，病已極矣。賢人君子竭其智慮，以求安其民，而民常為夷狄之所擾。天子欲使其澤下布皿海，而海內常為夷狄之所困。此其弊蓋有所原矣。二邊之賂不絕，是以天下之賦斂，雖知其甚重而不可輕。天下之賦斂其重而不可輕，是以天下之民，雖知其甚困，而不可得而安也。故臣於民政之終，而特備論其要云。

蓋方今天下之議，莫不以為二邊之賂，決不可去也。獨其勇者則曰：「寧戰而無賂，戰未必敗，而賂必至於乏困。」臣竊以為，此古之漢武帝、唐太宗堅忍而不顧者，足以行之。然亦有所犯天下之至危，何者？吾民之不戰久矣，用不戰之民，而待必戰之敵，竊恐世俗之難之也。夫古者霸王之臣，因敗而成功，轉禍而為福，若反覆手之間耳。桓公見脅於曹沫，欲背其盟，管仲因而信之，以自結於諸侯。桓公襲蔡，本以誅少姬之罪，

管仲因而伐楚，責苞茅之不入，而諸侯大服。臣竊譬之，方今二敵之賂，雖有所不得已而然者，然其勢偶有似夫戰國之際，以謀相傾而陰相潰者。是故臣欲因而成之，以潛破二敵之國。

古語有之曰：「將欲取之，必固與之。」昔者晉之取虞，越之取吳，冒頓之取東胡，石勒之取王浚，此四者皆其予之之力也。夫鄰國之患，唯其相忌而相伺，以不敢相易。是以其慮詳密而難圖。今夫中國之不競，亦已久矣。彼其相視以為無能為者，非一日也。然猶未肯釋然而無疑。夫惟釋然而無疑，而後其國可取。今吾猶有所齟齬於其間，彼以吾為猶有不服之心，是以君臣相親，而未敢懈。蓋古之英雄，能忍一朝之恥，而全百世之利。臣以為當今之計，禮之當加恭，待之當加厚，使者之往，無求以言勝之，而其使之來者，亦無求以言犯之。凡皆務以無逆其心，而陰墮其志，使之深樂於吾之賄賂，而意不在我。而吾亦自治於內，搜士揀馬，擇其精銳而損其數，以外見至弱之形，而內收至強之實。作內政以寓軍令。凡皆務以自損吾強大之勢，而見吾衰弱之狀，使之安然無所顧忌，而益以怠傲。不過數年，彼日以無備，而吾日以充實。彼猶將以吾為不足與也，而有無厭之求。彼怠而吾奮，彼驕而吾怒。及此而與之戰，此所謂敗中之勝而弱中之強者也。

嗟夫！方今之事其勢亦有二而已矣，能奮一朝之勞，而盡力以攻之，則其後可以大安，而其始也，不免有歲月之勤；能忍一朝之辱，而自損以驕之，則其後可以驟勝，而其始也，不免有歲月之恥。此二策者，皆足以謀人之國，敗人之兵，而有勝矣。而臣竊謂今世之所安者，必其予之而驕之者也。嗟夫！智能攻之，以洗天下之大慚；不能攻之，則驕之而圖其後。未有不能攻之又不能驕之，拱手以望其成功者。方今每歲委百萬之資以予人，而不能使人無疑其有不服之心，罄竭四海，而其終不能以成事。特幸其一時之安，而欲得其間隙之際以治天下，天下安可得而治哉？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